

孟教授

——象牙塔之梦

司马杰 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孟教授

——象牙塔之梦

司马杰 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教授:象牙塔之梦/司马杰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5.9
ISBN 978-7-307-16512-0

I. 孟… II. 司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96592 号

责任编辑:张璇

责任校对:李孟潇

版式设计:韩闻锦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10.25 字数: 266 千字 插页: 5

版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6512-0 定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我社的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有这样一类人——生活中并不常见，文学里偶尔现身——虽然聪明，博学，对艺术敏感，也通晓世故，可因为某些原因，没能留下泽被后世的成果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薛宝钗、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都是例子。我们读到他们的生活，在大师的笔下如此精致、鲜活，难免心生艳羡；如此有趣的朋友在现实中是很难碰到的。但合上书后，凝神细想，未免为其荒废在琐事、轻浮的追求，或者无谓的人情上的时间惋惜。欢愉只是一瞬，精致的生活其实没什么价值；如果被后世赏识，荣耀属于他们的创造者。

这本书无论从篇幅、深度，还有细致程度都无法和大师们的作品比肩，但它的中心人物，身在美国的学者孟教授，也是上面提到的这一类人。孟教授自嘲是“不写诗的杜牧、不画画的唐寅、不拉小提琴的维瓦尔第”。他对科研若即若离，对艺术情有独钟。他高傲，敏感，有魅力，如同歌剧里的首席女高音。他爱上过许多女人。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，他的经历和追求，他的感受和思想，是本书最大的贡献。

正如埃庇米修斯在创造动物的时候，慷慨地把种种优良品质安插在它们身上一样，我赋予孟教授的东西是值得每个现代人羡慕的。然而他过得并不满意。忙了闲了都有各自的厌烦。碰上一个全心爱他的

马思洁，生活反而失去了灵光。站在但丁的雕像旁，他对自己仰慕的女郎伊莎贝尔说“一直在黑森林里”。小说的结尾，他自愧“患得患失，荒废了一生”，这是一句不带夸张的总结。

作为作者，我的职责不是给孟教授号脉开方，借他的情绪制造共鸣，或者从他的一生中总结出某些普适的人生法则；我的职责是创造他，让他活下来。当众人最终认识他，对他感兴趣，当大家的语言和想法开始被他影响，当我对他的理解已经跟不上新的时代和环境——这时候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

一件新出的艺术品像一个懵懂小儿，从出生的一刻，就想挣脱父母的手，蹒跚而行，眼睛直盯着前方。在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家伙面前，某些作者或者当时的人觉得要紧的事、不得不说的话，其实都无足轻重。我和众人一样，不太了解曹雪芹的生平，也没探究《红楼梦》有什么隐喻。但我不觉得可惜，因为作者的生活中值得采用的材料，书中已经用到了，丢弃的只是无用的碎屑。相信认真的读者也会同样对待这本书。不必追问作者姓甚名谁，是男是女，是否教过艺术史，是否违反校规追过女生。静心读书吧。

司马杰

2015年5月，美国西海岸

目 录

- 一 在海边 / 1
- 二 独身者 / 5
- 三 办公 / 6
- 四 传言 / 11
- 五 吻 / 14
- 六 英国 / 18
- 七 朋友 / 22
- 八 女王 / 25
- 九 在杂货铺 / 29
- 十 今夕何夕 / 31
- 十一 在酒馆 / 34
- 十二 珍珠耳坠 / 37
- 十三 委员会 / 41
- 十四 可否与你共进晚餐? / 45
- 十五 教授家的午餐 / 48
- 十六 灵感不是每天都有的 / 53

- 十七 黛安 / 58
- 十八 科研 / 60
- 十九 教授，这一套怎么样 / 62
- 二十 我像个孕妇 / 65
- 二十一 秋刀鱼的滋味 / 68
- 二十二 唐璜？ / 71
- 二十三 伊莎贝尔 / 73
- 二十四 该用慢镜头的时刻 / 76
- 二十五 先贤们 / 79
- 二十六 战败了 / 82
- 二十七 一切都是为了知识 / 85
- 二十八 这个女人不寻常 / 89
- 二十九 黛安的选择 / 94
- 三十 婚礼 / 99
- 三十一 新的一天 / 102
- 三十二 辅导 / 105
- 三十三 玫瑰的寓意 / 108
- 三十四 马思洁 / 112
- 三十五 阿佛罗狄忒 / 114
- 三十六 名人来访 / 118
- 三十七 录取了！ / 123
- 三十八 她不是白痴 / 130
- 三十九 海伦遭劫 / 133
- 四十 备考 / 139
- 四十一 夏天的烦恼 / 142
- 四十二 吵架 / 145

四十三	不足	/	148
四十四	隔阂	/	151
四十五	纳沙泰尔	/	155
四十六	源氏物语	/	158
四十七	一千零一夜	/	163
四十八	土耳其浴女	/	172
四十九	过客	/	175
五十	研讨会	/	178
五十一	爱情的目的	/	183
五十二	愠色	/	188
五十三	服务员	/	191
五十四	这就是生活	/	194
五十五	多余的人	/	197
五十六	我也很喜欢你，可是	/	200
五十七	第七交响曲	/	208
五十八	温泉	/	213
五十九	必修课	/	217
六十	佛罗伦萨	/	221
六十一	中世纪的爱情	/	223
六十二	神曲	/	228
六十三	镇馆之宝	/	233
六十四	艺术家和他的模特	/	237
六十五	说说你自己吧	/	241
六十六	波提切利的教堂	/	244
六十七	旅行的意义	/	248
六十八	罗马归来	/	251

- 六十九 我不会放弃的！ / 256
- 七十 意料之外 / 261
- 七十一 那人是谁 / 266
- 七十二 让它来吧！ / 270
- 七十三 点着的蜡烛 / 272
- 七十四 你对她是否有过性方面的想法？ / 276
- 七十五 一会儿黑，一会儿白 / 279
- 七十六 凯瑟琳 / 282
- 七十七 这个时代还有浪漫可言吗？ / 284
- 七十八 你以为你的麻烦有多大？ / 289
- 七十九 校方的结论 / 294
- 八十 会议室的冥想 / 297
- 八十一 烛光浪漫极了 / 300
- 八十二 次日 / 303
- 八十三 第二十号钢琴协奏曲 / 305
- 八十四 他把我们给忘了 / 310
- 八十五 再见了，莫扎特！ / 313
- 八十六 促狭的爱人 / 317
- 八十七 孟教授的情人 / 320

— 在海边

正午已过。孟教授独自靠着海边的石头围栏。

像一位严于律己的艺术家，饱尝了作品完成之后的遗憾与彷徨，某天被新的环境所触发，猛然复苏了创作的激情，于是凭着多年的经验，潜心观察眼前这片复杂、幽微的现实场景，想搜寻一个独特的视角，用和谐的布局、优雅的线条，还有微妙的光影效果创造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，又经过渲染，修正，剔去不合逻辑的细节，为的是自己不带偏颇地鉴赏——孟教授也感兴趣地研究起了海滩上的景色和人物。这是一个大晴天。海岸蜿蜒，迎合着细浪，拥成了一座懒散、自在的人间天堂。情侣们戴着墨镜并排躺在遮阳伞下，或者穿着斑斓的运动鞋在沙面平整的地方慢跑。离人群稍远，一对同性恋人面朝大海，坐在一块底部爬满海虹的礁石上，两人合持相机拍摄远处一艘缓缓驶过的船。人人都在享受阳光、海水和沙滩所带来的惬意，似乎都意识到，到了黄昏，离开了海滩，生活本身也会暗淡下来，淹没在转瞬即逝的琐事当中，连最细小、最破碎的贝壳也比它们值得珍惜。已经有人抖落了毛巾上的沙粒，收拾整齐，依依不舍地走上阶梯，回望那片无动于衷的沙滩，还有沙滩上那些腿脚细长、赶着潮水觅食的海鸟，走向停车场。在这群乐天知命的人们当中，在这种令人唏嘘的气氛之下，

孟教授发现了一位异端，她对海滩的漠然与海滩对众人的漠然一样彻底。听惯了波浪轰鸣，吹足了干燥的海风，闻够了岸边久经暴晒的灌木发出的幽香，这位公主觉得如此乏味，她侧身躺在一顶大遮阳伞下，两手攥着一个手机，玩起了什么游戏。孟教授瞥了一眼自己的衣着，摇了摇头。皮鞋和长裤不适合在沙滩上走动，但礼不可缺：骑士在出远门之前必须向公主致意。

石头围栏旁边是条通往沙滩的阶梯。孟教授走下阶梯，走上沙滩，坐在离她几步开外的一张由枯木充当的长椅上。这位被他封为公主的幸运儿十八九岁，穿着火红的比基尼，戴着顶宽边草帽。帽沿的阴影下，一张孩子气的脸布满了被游戏所激发的兴奋与欣喜。像一位敬业的科学家，上下求索之后终于找到了感兴趣的课题，于是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集中到它身上，课题里的世界如此宽广，课题外的一切可以轻松抛弃，公主对于手里的游戏也同样痴迷。她完全没有注意到孟教授。

即使她没注意，孟教授想，我也不能过于直露地欣赏她。他喜欢她的黑发、她从肩到臀的线条，以及修长、匀称、晒得微红的腿。她的面相也正是他喜欢的类型。只是怎样才能与她相识呢？贸然打招呼，然后自我介绍或者恭维她的帽子，都显得唐突；大大咧咧地吼一声：“嘿！来点饮料吧？”然后递过一罐去（何况他空着手），那是歪戴着棒球帽、穿着短裤和拖鞋的小伙子的所为；如果手头有块飞盘，身边有几个同伙，则可以邀请她玩这种有趣的游戏，虽然也是年轻人的事，而且依目前的状况，没什么游戏比人家手头的那个更有趣。孟教授无奈地笑笑，转头望着大海。

这位女郎是和另一位年纪更小的女孩一起的。那女孩十四五岁，正弯腰立在水中，等着下一朵浪花打过来。浪来时她就跳着迎上去，咯吱笑个不停。两人各行其是，像是姐妹。孟教授感叹时机不巧。如果躺着的这位不这么专注，像她妹妹那样在水边挪动几步，那将是多

么赏心悦目的一幅图画。凭他的才智与经验，竟找不出一一种体面的办法，能跟这位女郎交流几句——虽然他不介意体力的或者脑力的付出——以致他的仰慕停留在一种中世纪式的、完全不为对方所知的状态，仿佛有人判定了他有不良的企图，故意刁难。想到这里，他挑衅地不再正眼看这位公主，而把目光固定在前方，很快就沉浸在海滩上无处不在的懒散与自在的气氛当中。海鸥缓缓飞过，海浪缓缓扑过，帆船缓缓驶过。空气如此明澈，海天交接的地方竟是一道完美的圆弧。孟教授感觉轻松极了。海滩属于每个人，不管衣着是否合适，年龄是大是小，是否爱玩手机游戏，是否仰慕陌生的女郎。他脱掉皮鞋，往沙地上一扔，挽起裤腿，准备去水里走走。出发前又瞥了一眼公主，像是向她表明，潮水比漂亮的女郎都诱人。公主的游戏告一段落，想歇歇眼睛，恰好与他对视。她的目光里是凡人难以驾驭的任性与高傲。毛头小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年纪大点的会遭到另一种鄙视。谁能跟这种姑娘在一起？但谁又敢说她不可爱呢……不知是讽刺他的装束，还是打游戏昏了头，女郎问：“水怎么样？”“我正要试试呢，”他回敬了一句，“好容易来海滩一趟，连脚背都不打湿，岂不可惜？”说着起身走向潮水。女郎望着他的背影，嘀咕了一句，低下头，继续攻下一项游戏。

她不如原先专注。一会儿，她关了手机，抬眼远望，不无惊异地发现，原本独自蹦跳的妹妹交上了一位新朋友。不知他们在水边聊什么，反正那人一开口，妹妹就笑得前仰后合。色鬼！她心里骂道，还道貌岸然的。那人正是孟教授。

他先回来了。看女郎没打游戏，他客气地打了招呼，坐下歇着，悠闲地望着远处，像个纯粹的游客。小女孩在潮水里冲刷够了，也回来了。她头发透湿，两手抱胸，抖索着站在姐姐面前。

“冷吗？”姐姐站起身，往妹妹头上也罩了顶草帽，问她。

妹妹点着头，两脚开始原地踏步：“冷！”

“不想再玩了？”

“冷！我要吃冰淇淋。”

什么逻辑，孟教授想。姐姐朝他投过来一个微笑。

“那咱们走吧！”她对妹妹说。

就这么离开，不回来了吗？孟教授突然感到一种挫败感，像一名被告，在审判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占上风，结果听到了有罪的判决。女郎的微笑里也满是傲慢与得意，仿佛在说：瞧，你不讨厌我，我也不讨厌你。只怪我妹妹想吃冰淇淋。只好再见了……今天初次见面，原来也是最后一次。他不愿麻烦她那个号称智能的手机，记下他的电话号码，嘱咐以后联系等等；当着她妹妹，展露这种与冰淇淋无关的企图，高傲、任性的公主不知会怎么鄙视他。

日影偏斜。海滩越发迷人。没想到在如此惬意的午后，邂逅了一对如此可爱的姐妹。孟教授的脸色暗淡了一刻，随即恢复了。

两位女孩开始收拾行装。她们拾起地上宽大的毛巾，一人牵着一头抖动起来。姐姐偶尔瞅孟教授一眼，似乎在判断这位先生败诉之后有何反应，是否要上诉。看他如此淡漠，简直无动于衷，她越来越好奇，甚至遗憾，离开得太匆忙。孟教授帮她们收起了遮阳伞，两人聊了几句。女郎觉得他动作优雅，声音悦耳。说出的话看似平淡，却含着深意，每一句都透着对她的体贴。他们挥手道别，女郎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。

二 独身者

孟教授此时四十二岁。十二年前，妻子去世时，她还不到三十岁。这给了孟教授一记重击。此后的几年，他深居简出，教课之外，连系里也不常去。有人拉他去教会，也有人牵线，给他介绍女朋友，他都不甚热衷。朋友本来不多，而且多是泛泛之交。所以他的生活，外人也不清楚。

后来他再次出现在社交场合，举止和谈吐都起了变化。没有了先前夸张的手势。举手投足都带着有阅历的人的稳重与得体。听人谈话时，他微笑着看对方的眼睛，让人感到亲切，可以像朋友一样推心置腹。可独坐一旁时，他的眼神又深邃而自负，仿佛和他正思考的问题相比，周围的人和事都微不足道。他对女士们——不管是同事还是学生——都比以前更加彬彬有礼。他的头发开始变灰。有人私下评论说，相比网上那张带着稚气的照片，他现在更帅气了。

一个帅气、举止风雅，而且衣食无忧的人，如果长久没有恋人，难免引好事者疑惑。要么他是工作狂，无暇谈情说爱；要么他不愿把自己锁进一段长期稳定的恋情，而更热衷偶然的邂逅，也就是所谓的一夜情；要么他已经有了恋人，只是因为某种原因，不愿公开这层关系。不管怎样，仍旧独身的孟教授，他的私生活在人们眼里更显得神秘了。

三 办公

孟教授从海滩回来，直接去了办公室。明天一大早要去英国开会，他想把登机牌印出来，顺带把公务了结一下。孟教授的办公室在一幢大楼的三层。大楼靠窗的一边是教授们的办公室，所有的门都关着（教授工作无定时，何况这是星期五的下午）。另一边是博士生的办公室，有两间还亮着灯。不过，因为办公桌之间的隔板很高，看不见是哪些人在刻苦钻研。孟教授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把门关严，以免学生跑来问些琐碎的问题。

他在电脑前坐下，打开邮箱，然后不无厌烦地发现，两个小时不到，他已经收到了9封新邮件（不算那些题为“紧急业务”或者“确认您的账号”的）。所幸没什么要紧事。其中5封是以各位院长的名义，每个工作日下午按时发出的本学院的信息，诸如申请经费的渠道、杰出教授的讲座、医学实验诚招志愿者，等等。有一封来自某华人学者联合会。这个联合会每周给孟教授发一些要闻。另一封来自一个编辑部在印度的新刊物。他们向孟教授征稿，同时鼓励他申请当编委。这也是布告式的，收信人众多。孟教授和往常一样，确认了标题，把它们尽数删除。

剩下两封来自系里的秘书史密斯女士，都是关于学生的。一封问

他下学期是否有博士生要毕业，她知道了好分配助教和助研的名额。另一封是回他的信。他的一位高足不知为什么没领到夏天的工资，问到她这里。他自然是转问秘书。秘书于是回了这封信，说和财务分析师联系了，已经澄清了手续中的某个微细的纰漏。这两封很轻松。孟教授即刻回了信：没有学生毕业。非常感谢，给你添麻烦了。

假如没有史密斯女士，不知系里的学生们会怎样挨饿或者造反，教授们会怎样手足无措呢。孟教授把两手交叠在脑后，仰着头想。既然去英国，应该给她带点有特色的礼物。买什么礼物好呢？

屏幕显示来了三封新邮件。一封来自本校一个他总记不住名字的部门。它提醒孟教授说，门下有位弟子尚未完成有关性骚扰的培训。孟教授把它当即删除。另两封也是提醒式的，却从不同的角度，增添了孟教授的烦恼。

一封来自系主任（一位待人和气、眼镜又厚又圆的中年男人）发给众位教员。他善意地提醒大家：二年级的资格考试快到了，希望大家按计划，尽快拟定考题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孟教授都为这个考试出题。这几天他隐隐觉得教学方面有什么事还没办，多亏系主任提醒。事情不急，因为离考试还有半个月，而出题只需半天时间。实际上，考虑到了众教员对这类事情“不到最后时刻不出手”的习惯，系主任才早早发信，以免有人拖到最后一天还不知觉。孟教授把这封信挪进了一个名为“月底必须完成”的文档。

近几年出这个考题越来越烦心。原因是每年考完后，应学生要求，试题都贴到了网上，所以新题难得。此刻孟教授细想，还有个心理原因。多年前，系里刚开始搞二年级资格考试，主要的出题者是本系最德高望重的一位教授。他感叹说，如今的博士课程对于理论基础不够重视。学生根基不稳，就追求什么奇巧的研究，能成什么大气？所以他主张加强理论课教学，同时针对这些课程增加了这个考试。这项主张多数教授们（包括孟教授）也赞同。这位老教授也数年如一日，教

理论课，出考题。问题是，近两年，看着老教授白发渐增，孟教授意识到他即将退休。而他一旦退休，主要的出题者就变成孟教授自己了。这项责任，哪怕只是在将来，也让孟教授每次想起来都隐隐心烦。

即使如此，他又想，也不过每年多费两三天工夫。到时候再考虑吧。他接着处理下一封邮件。

邮件来自他编辑的一个期刊。它属于技术性的，有不少投稿。稿件都先经他这个主编的手，转发给合适的编委，由编委找几位评委审稿。这封邮件是以助手的名义发出的，目的是提醒他，有一篇投稿，编委已经把评审意见上交十多天了，希望他尽快做决定。孟教授记起来了，他上星期考虑过这些，只是棘手。事情是这样的。这篇投稿来自两位年轻的助理教授。孟教授当时读过，还不赖，于是发给了一位编委，稿件出手了才记起来：这位编委与其中一位作者的导师不睦。究竟从什么时候，由于什么原因不睦，谁也说不清；他们发表的文章（多属同一课题）也并不互相攻击。但是，和所有中等以上学术刊物的主编一样，孟教授对这类难以用逻辑解释的微妙关系都颇有察觉。几个月后，评审意见交上来了。两位评委都是本课题的专家，他们的意见趋于一致，说文章总体不错，修改之后可以发表。类似的情况，编委不过附和两句，有的懒人连文章也不再读一遍，就把意见转抄主编。总之，评审都是顺水推舟。可是这回，一看编委那篇长达五页、显然费了工夫的意见，孟教授就心说不妙。这位编委先综述了文章所涉及的课题，说非常重要，如能有所突破，再好不过。然后他简述了评委的意见，强调了批评的部分，弱化了褒奖的部分。最后详述了自己的意见，对作者们的方法提出若干质疑，对研究结果则认为“好得难以置信”。以他在本领域的研究经历，既然这种繁复的方法得不出成果，不如用更简洁的、二十年前的老办法。总之，作者们的动机是好的，但是贡献甚微。这种文章没有修改的潜力，应该当即退稿。

“还真有不怕麻烦的人啊。”孟教授上星期读到这个意见时，恼火